

# 跨三省市終返校 港生趕上首堂課

## 隔離花費近7000「為了讀書，值得」

趕上了開學首堂課。  
與內地的同學們一起  
疫情封校而闊別許久的校  
園，8月30日，莫宏匡終於回到因  
刑事偵查專業就讀本科二年級，今  
慶報到——港生莫宏匡在西南政法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蕊、孟冰重



莫宏匡(中)與來自雲南、重慶的同學住在同一個宿舍，三人成為摯友。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攝

2月 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莫宏匡的大一下學期課業停滯，期末考試也未能進行。

### 輾轉個半月 返學路坎坷

7月初，眼見內地學校開始陸續復課，急於返校的莫宏匡決定先行離港，在廣東的親戚家住至開學。不過，返校的路程頗為坎坷。7月17日上午10時起，深圳口岸要求從香港經深港口入境人員必須持有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而莫宏匡此時正打算從深圳灣口岸出境。此時，沒有核酸檢測證明，他沒有兩個選擇：或留在香港家中，在港核酸檢測後出行；或飛往內地其他不需要核酸陰性證明證明城市。莫宏匡短暫思考後決定，坐上後日飛往福建省福州市的航班，並在福州進行14天的隔離。

在福建省福州市，莫宏匡進行了14天的隔離，每日住宿花費330元人民幣，餐飲花費120元人民幣。「近7,000元人民幣的隔離費用，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莫宏匡說，「不過，大學一共只有四年，我再不返校就浪費快一年了，為了讀書，這是值得的。」

隔離結束後，莫宏匡坐高鐵到廣東的親戚家住了近一個月，8月底再次乘坐高鐵，回到了坐落在山城重慶闊別許久的校園。

### 選刑偵專業 冀為民服務

「有些香港青年，只是從媒體中、社交網站中了解內地，因此有些許偏見。我因為爺爺與奶奶長期在深圳生活的緣故，自小往來於深港二地，對內地有更深的感受。我喜歡內地，這裏生活不壓抑，大學課程安排的很滿，同學們很友好。」

因自小對警察職業好感頗深，高中畢業後，莫宏匡拒絕了香港城市大學物理系的offer，選擇北上重慶，在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學習刑事科學技術專業。不過，刑事科學技術專業屬於工科專業，「高等數學」是必修科目，這對港生而言頗有挑戰。「香港高中數學課程簡單，難度僅與內地的初中數學相當，因此學習高等數學對我而言就比較困難，上網課就更加沒有效率。」莫宏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前半小時，才剛剛合上習題本。

在莫宏匡宿舍的書桌上，擺放着他自己製作的「遼寧艦」模型，彰顯着他對軍事類題材的愛好。「香港警察的表現非常敬業、非常克制。」提及香港時局，莫宏匡難掩對港警敬佩之情，他稱作為內地刑偵專業學生，擁有兩地學習生活實踐，希望未來從事公安、國安類工作。

### 行程及開銷



昨日，智能機械人在復旦大學校園內「迎接」新生。新華社

## 華工留學生：上課很有安全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 廣州報道）12日，粵港澳大灣區理工科名校、華南理工大學迎來開學典禮，來自61個國家和地區的1.3萬名學生正式開學。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採訪了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國際校區，按照疫情常態化的防疫要求，低風險地區校園內的學生和授課老師，可不戴口罩。不少海外留學生感言，學校的防控措施做得很好，學生在校內上課很有安全感。

「中國政府對疫情的控制措施果斷有力，讓我們留學生也可以盡快回校上課，我覺得很感恩。」留著一頭漂亮金髮的俄羅斯留學生幽麗，正在華南理工大學就讀本科學位。身材高挑的她還代表留學生作了開學發言致辭。

幽麗表示，她很讚賞學校前期所做的嚴格防疫措施。正是前期的有力防控，現在才能讓學生摘掉口罩上課。「疫情初期，學校每個人都嚴格遵守秩序佩戴口罩，進入教學樓或宿舍時會有老師測體溫。校內很多場所都配備了洗手液和消毒液，學校在每個角落都做了仔細的防疫工作。」

「華工校園設施齊備，食堂飯菜非常可口。」來自非洲馬拉維的留學生Phillip就讀於華工的土木與交通學院。今年以來，他在中國親歷疫情爆發到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全過程。「學校在努力為留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生活環境。更可貴的是，每個老師和學生都在配合防疫政策，還主動做義工，讓校園更加安全。」他感歎。

## 新四軍軍部舊址管理懈怠 先烈泉下心寒



9月6日下午，我來到安徽涇縣雲嶺，瞻仰新四軍軍部舊址。抗日戰爭期間，100多萬新四軍將士及其領導的游擊武裝，對日偽大中小作戰2.46萬次，覺傷俘日偽軍41.79萬人，收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萬人。我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李先念和我軍著名將領陳毅、粟裕等均曾在新四軍任職。在1955年授銜的1,614名開國將領中，曾在新四軍戰鬥過的有252人。其中有1名元帥、4名大將、13名上將、48名中將、186名少將。毛澤東在總結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經驗教訓時說，入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迅速發展壯大，奠定了在解放戰爭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雄厚物質基礎。

### 工作人員玩手机 面對詢問不耐煩

但當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到雲嶺新四軍軍部舊址時，感到十分的悲憤，甚至氣憤。且不說幾處分散的舊址，布置得十分簡陋稀鬆、平淡蒼白，參觀者寥寥無幾，場面一片冷清，氣氛很不嚴肅，與新四軍的聲威和功勳極不相稱。更令人氣憤的是，由於當地領導極不重視，那裏的工作人員也很不認真。由於幾個舊址分散，指示標誌又不明顯，參觀者找不到路徑，詢問工作人員，他們只顧看自己手機，頭都不抬，隨手一指，極不耐煩。還有些工作人員竟然在埋頭揀他們撿的野菜，沒有一點對先烈們的敬意。我們在舊址附近的路邊、牆上，看到有不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類的標語。中央黨

校《學習時報》不久前還強調指出，新四軍是黨的初心的模範踐行者。真不知道這裏的幹部和工作人員不忘的是何種初心，牢記的又是什麼使命。現今許多黨員幹部一口假大空，滿腦貪嗔癡，信仰、初心早已丟去九霄雲外，無數先烈泉下心寒！

新四軍是根據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協議，由中共領導的南方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加上紅軍第二十八軍，改編而成的。1937年12月成立時，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全軍四個支隊共1.03萬人。

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1939年被內部誤殺）。1939年後新增兩個支隊，第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1946年病逝），第六支隊司令員彭雪楓。據說新四軍番號是葉挺向蔣介石提出的。葉挺在北伐中帶領的第四軍獨立團編稱鐵軍。他向蔣介石提出，為了抗日，由他集合改編仍留在南方的紅軍，改編後番號叫「新四軍」。此番號得到了國共兩黨的認可。蔣介石認可「新四軍」，是他任總司令的北伐軍中有個第四軍。毛澤東認可「新四軍」，是他創建人民軍隊的第一個軍是紅四軍。新四軍1938年初向皖南、皖中集結，整訓後開赴華中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反動派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出動7個師8萬多人，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合圍伏擊被迫向北轉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皖南支隊9,000多人。新四軍將士奮戰七晝

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空圍外，大部分被俘或犧牲。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被俘的新四軍官兵後來許多被槍殺在集中營。葉挺軍長被俘後對共產黨忠貞不渝，在蔣介石威逼利誘下信念不改，出獄後的第一個要求是重新入黨。1946年4月因飛機失事犧牲。

「皖南事變」後，中共迅速重建新四軍軍部，以陳毅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第一師師長粟裕，開國大將；第二師師長張雲逸，開國大將；第三師師長黃克誠，開國大將；第四師師長彭雪楓，1944年9月在戰鬥中犧牲，繼任師長張愛萍，開國上將，後曾任國防部長；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後曾任副總理、國家主席；第六師師長譚震林，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第七師師長張鼎丞，後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軍由「皖南事變」時的3萬人增至9.6萬餘人，並重新劃定活動區域。新四軍在抗戰中迅速發展壯大，抗戰結束時總兵力超過30萬人，駐防範圍北至隴海鐵路，南至皖南和蘇南。解放戰爭時期，新四軍與八路軍、東北抗日聯軍等一起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四軍大部與八路軍山東軍區部隊一部逐步改編擴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在1948年11月的淮海戰役中殲敵55.5萬餘人，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為我軍渡江和解放江南大地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至1949年12月，三野總兵力達82.5萬餘人。

■文/圖：良心



位於安徽涇縣的新四軍軍部舊址是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舊址內的布置簡陋稀鬆、平淡蒼白，參觀者寥寥無幾。圖為舊址內的葉挺住所。



舊址內工作人員有的在擇菜，有的只顧玩手机，對參觀者態度極不耐煩。